

我是金山区漕泾蒋庄人，中学时在松江三中读书。从蒋庄到松江，现在很方便，有公交松卫专线。但当时很麻烦，要么走水路，乘汽油客轮，到松江票价7角；要么走陆路，步行12里到亭林，然后乘车到米市渡，摆渡过黄浦江，再乘车至松江汽车站，全程汽车加轮渡票共4角6分。走陆路省钱，即使步行辛苦，我们还是愿意走陆路。

于是，米市渡成为我们上学时的必经之地。我们当时尚小，未曾见过世面，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河，江面开阔、对岸遥远、巨浪翻滚，既心生畏惧，又感到惊讶和神奇。这样的大河怎么过得去？当然得靠摆渡。远远看见渡轮开过来了，我们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这样，连续三年，我们与米市渡结下了不解之缘。

初中毕业后，我被位于浦东大道的第六师范学校录取。漕泾到六师，先要经过西渡至闵行，到徐家汇穿过市区后，在外滩又要摆渡至陆家嘴。上学路上，同一条黄浦江，要来回摆渡两次。师范四年，我又与西渡和外滩轮渡结下了不解之缘。

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把上海一分为二，惠泽着左右两边的每一寸土地，使上海欣欣向荣。但如何方便市民过江，给他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提供交通上的支持，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能想到的只能是用船只来渡人渡物。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这始终是解决过江问题的唯一方式。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的发展犹如跨上了千里马，一路绝尘。过江迅速摆脱了对船只的依赖，代之以先进的桥梁和隧道。

上世纪70年代中期，黄浦江大桥（即松浦大桥）建成通车。这是黄浦江上第一座大桥，也是上海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大桥凌空而起，气势恢宏，分上下两层，上层是公路，下层为铁路。我们站在高高的桥上，江水在脚下缓缓流过，各种船只左右穿梭，一派生机勃勃又繁忙的景象。黄浦江已没有了先前的宽阔和可怕，而像一个温柔可亲的女子，正辛勤地哺育着两岸的人民。这座大桥的建成，标志着千百年来在黄浦江上一统天下的渡船，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1991年11月，南浦大桥落成。这是一座双塔双索斜拉桥，形态新奇美观。两座呈“H”型的主桥墩矗立云霄，两边斜拉索像4张巨大的渔网，悬挂在空中。我和几个好友乘着电梯，来到桥面，细看桥上的每一个部件，欣赏浦江两岸的无限风光。邓小平题写的“南浦大桥”四个红色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浦西的引桥设计成螺旋形，像一只巨大的海螺蹲在桥头。我们生平第一次见到这样奇特而美丽的天桥，对祖国建设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感到由衷的自豪。

自此以后，几乎每隔两年，就有一座独具特色的大桥横跨在黄浦江上，有杨浦大桥、奉浦大桥、徐浦大桥、卢浦大桥、松浦二桥、闵浦大桥、闵浦二桥、松浦三桥……

1971年6月，黄浦江底的第一条越江公路隧道，即打浦路隧道，建成通车。这表明，为了更好地连接黄浦江两岸，上海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把江面上的大桥建设和江底下的隧道建设同时推出，齐头并进。

1988年和1996年，延安东路越江隧道南北线分别建成通车。这条隧道位于市中心，是连接浦东浦西两岸的主要通道。我有时到浦东去，汽车经过的也大多是这条隧道。浩瀚的江水在头顶流过，万吨的巨轮在头顶开过，自己竟浑然不觉，真是不可思议。

接着，外环线隧道、大连路隧道、复兴东路隧道、翔殷路隧道、上中路隧道、人民路隧道、新建路隧道、龙耀路隧道、军工路隧道、西藏南路隧道、长江路隧道等相继建成通车。非车辆的隧道还有外滩观光隧道和西藏路电力隧道等。过江的地铁，实际上也是一种隧道。黄浦江底下的隧道远远超过江面上的大桥，数量多得惊人。

大桥造了，隧道挖了，大河两边的交通便捷了，原来的轮渡必然萎缩了。我现在如果去松江，绝对不会再到米市渡去摆渡，一部公交车就可直达松江。同样，我现在如果去浦东，也不必再回来摆渡了。我与轮渡之“缘”已解，而与大桥、隧道之“缘”又结。原来20多条对江轮渡线中，现在只剩四五条还在发挥作用，其余的都淘汰了。这是好事，说明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民在富裕，祖国在强大。

“精绝”绿洲的盛衰往事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地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的古尼雅遗址。 新华社资料片(刘玉生摄)

“史书中记载的“精绝国”到底在哪里，为何突然消失？是什么样的古代文明，竟长期掩埋在我国最大的沙漠之下？”

本报记者 潘莹

我国史书中记载的“精绝国”到底在哪里？“精绝国”为何突然消失？其故地遗址为何被称为“东方庞贝”？

“让文物发声，让历史说话”，日前正在新疆博物馆展出的《尼雅·考古·故事——中日尼雅考古30周年成果展》，汇聚了“国宝级”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等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300余件/组，真实再现了千余年前，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南部的古人们社会活动、宗教文化以及周边地区的交流联系概况，带领人们领略了我国史书中记载的“精绝国”的历史文明积淀和沧桑变化。

“伟大发现”之路

从昆仑山上，流下一条河，由南向北穿过民丰县，奔向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突然止步于70公里外一个叫喀帕克阿斯干的地方。再往北，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浩瀚沙漠。这条河叫尼雅河。

1901年，第四次进入尼雅遗址的斯坦因，在国外探险家疯狂劫掠新疆珍贵文化遗产热潮中，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追寻几块古代木简来源时，于喀帕克阿斯干以北约30公里的漫漫沙漠里，意外发现一处规模大、数量多的遗址群落。

以附近的尼雅河为名，斯坦因将这处遗址称作尼雅遗址。随着他把大量盗掘而获的文物珍品运到欧洲，尼雅遗址从此步入世人眼帘，并引起国际社会各强国震惊和关注，被称为“东方庞贝”。是什么样的古代文明，竟长期掩埋在我国最大的沙漠之下？

对此，中外学者进行了多方考证。我国著名学者王国维在研究了尼雅遗址出土的汉简材料后指出，尼雅遗址系汉代“精绝国”故地。

1931年，第四次进入尼雅遗址的斯坦因，在离一处佛塔不远的建筑遗址里，发掘出土了一组珍贵的汉文木简，其中一片上，非常清晰地墨书有汉隶文字——“汉精绝王承书从事”。

现经考证确定，尼雅遗址就是我国史书《汉书·西域传》中所记载的丝绸之路南道上重要的绿洲城邦——“精绝国”故地。汉晋时期，精绝绿洲城邦受西域都护（西域长史）统辖。

为全面充分地认识尼雅遗址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挖掘、研究。

1959年，史树青等一批新中国学者进入尼雅遗址，打破了长期的沉寂，并在民丰县征集到珍贵文物——“司禾府印”。

同年，新疆博物馆老馆长李遇春率考古队员11人，在十分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下，向沙漠进军，对尼雅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清理发掘了一座可能为精绝贵族的夫妇合葬墓，出土大量华丽铜质或锡质品，采集了大量重要文物标本。

1988年，我国改革开放进入第十年。作为全国首个国际合作考古项目，尼雅遗址中日合作考古考察拉开序幕。

这次考古工作尝试使用高科技手段和方法，并引入多学科综合科研力量，持续时间长、收获丰厚，在1988年至1997年近10年时间，通过连续

多年基础普查及重点调查，陆续收获重大发现。

其中，1995年考古发现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膊，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也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境(境)展览文物之一。

当时的在场者无不为这一伟大发现激动不已。发现者之一、新疆博物馆馆长于志勇回忆，当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队员们对一处男女合葬墓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这件在男性葬者右侧的文物。

“这件护膊”和作为随葬品的弓箭、箭簇、短剑鞘等物品放在一起，在许多已经变得褐黄的，有些几乎腐烂的有机质文物中间，色彩鲜艳的织锦和吉祥语文字，令考古队员们异常的惊喜和兴奋。”于志勇说。

吉祥语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我国古代墓用辟邪符。经鉴定，织锦护膊的年代应在东汉到魏晋，即公元2世纪至公元3世纪。墓中还有一块织锦残片，上有“讨南羌”三个字，它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应当出自同一块织锦面料。两块织锦上的文字连起来就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

“南羌”，《汉书》《史记》等史料中均有记载，指生活于今甘肃西部至青海一带的羌族。此次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同时展出的，还有2015年由中丝网博物馆用复原的汉代织机成功复制的“五星锦”，使今日的人们有幸目睹“五星锦”的全貌。

“五星锦”为五重平纹经锦，在汉锦中较复杂，也极为罕见，在织造工艺及技术上都较一般重经织锦要高。其图案为云气、瑞兽、吉祥语、星纹的精巧组合。在云气纹样间，有序织出“凤凰—鸾鸟—麒麟—白虎”等瑞兽图案，并依次织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吉祥小篆文字，及圆圈纹表现的“五星”图案。织锦上的文字是织造出来的，而非刺绣、彩绘，反映出汉朝成熟、精湛的丝织制作技艺。

正因其特殊的设计思想和祥瑞的文字内容，加之特殊的祈愿目的，其设计及织造应当出自西汉晋皇家，其用途也可能极为特殊。专家推测，该墓地可能是精绝王室墓地，而这件护膊所用的织锦面料很可能来自西汉王朝，是因为墓主人助其打败南羌，汉王朝特意赏赐的。

专家学者们感慨不已，如果不是因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雨量稀少、气候干燥，特殊的自然环境使埋藏在地下的古代遗物得到很好的保存，这样代表汉代最高技艺水准的丝织品便难以得见。

见证古丝路繁华

西汉时期，精绝已是具有一定规模的绿洲城邦。《汉书·西域传》中记载如下：“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精绝都尉，左右将，译长各一人。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卢国四日行，地阨隘，西通扞弥四百六十里。”

百余年来，经过我国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此处保存状况良好，规模宏大、学术价值极高的重要古代文化遗址，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

迄今的考古结果表明，这座塔里木盆地南缘现存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群，在东、西宽约5公里、

南北长约30公里的狭长区域内。遗址群内散布着残存程度不一、规模不等的众多房屋建筑遗址、佛塔、佛寺、古桥、果园、田地、道路、冰窖、陶窑、冶炼遗迹、墓地、供水系统、古城址及作坊遗迹，各类遗迹点总数达百余处，呈现出“小聚居、大分散”的分布格局。

根据史记记载，又对照大量出土汉简，且经碳14年代测定，专家认定尼雅遗址内存在自西汉、东汉直至魏晋时期的文化遗存。1995年王公贵族墓地的考古发现和出土文物清晰地昭示：精绝绿洲城邦与汉、晋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关系十分密切。

此次《尼雅·考古·故事——中日尼雅考古30周年成果展》中，有一方边长仅2厘米的方形“司禾府印”，精致中透出深刻内涵。

“司禾”，顾名思义，与屯田相关。据史料记载，西汉政府在丝绸之路沿线广泛屯田，屯田部队有警时为军，平时则屯垦务农。这一政策得到各绿洲城邦一致拥戴。

“泰始五年(269年)十月戊午朔廿五日丁丑敦煌太守……”“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都善、焉善、龟兹、疏勒于阗王写下诏书到奉。”这些出土汉文木简，以及“司禾府印”均显示，精绝城邦虽小，但地居丝绸之路南道要冲，重要性不可忽视，历史上曾设有“司禾府”，统率部分屯田士兵，在广袤的尼雅河谷地垦殖。

“汉人甘支”“牛跑到乌实特之汉人处”……这些内容残缺的木简，透露了一点历史信息：在汉晋时期的精绝绿洲上，迁入有中原居民，与当地一道为“丝绸之路”畅通、绿洲建设奉献汗水和力量。

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始，“丝绸之路”就是一条贯通东西的交通大动脉。它始于长安，经河西走廊，横穿新疆，越葱岭，经波斯，最终抵达地中海东岸的罗马。可以想见，地处古丝绸之路南道交通要冲的“精绝”，西通于阗，东往都善，必然见证了古“丝绸之路”文化、贸易交流的盛况，也曾繁盛一时。

展品中有大量汉风遗物，如“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袋、“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鸡鸣枕、“金地凤”锦袋、“登高明望四夷贵富寿为国庆”“恩泽万岁”锦，经专家鉴定多为蜀锦。光可鉴人、图案变幻的铜镜，做工考究的漆器，带“王”字字样的带流陶罐等，无不显示“精绝故地”与中原密切的物质交流。

据新疆博物馆介绍：这些物品，或是随着“丝绸之路”上开展贸易的骆驼商队被带到这里，或是中原王朝的赏赐品，或是“精绝国”派遣的侍子由中原带回，而晶莹剔透的玻璃器，艳丽的玛瑙、珊瑚等，显示这里不光与中原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紧密，同时也受到了贵霜及波斯萨珊文化的影响。

大量考古调查极其生动地揭示了一段历史：新疆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要冲，历来是各民族共同开发和拥有的地方；历来是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荟萃交融，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地方。

留下丰厚遗产

尼雅遗址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揭示出古代尼

雅人的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宗教文化观念，以及与周边地区的交流联系，是极为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

面对这些出土文物，人们眼前仿佛出现了千余年前，在位于古代“丝绸之路”南道交通必经之地的精绝绿洲，古人们生气勃勃的生产生活和文化交流盛况。

遥想昔日精绝故地，尼雅河尚未缩短，来自昆仑山的雪水浇灌滋润了两旁的农田果园，人们种植小麦、糜子、葡萄、桑树，纺纱、织造毛毯，烧制各类陶器。饮食时，喜用胡杨木挖削而成的木勺、木碗。农耕之余，也饲养羊、骆驼、马，从事狩猎活动。

横跨两岸的大桥上，满载货品的骆驼商队上上下下，那些风尘仆仆、走南闯北的客商，在大家的热烈期盼中，带来各种奇珍异宝，也带来思想的交流。

如今，走近尼雅遗址，仍能轻松辨认出遗址的“地标”——佛塔遗址。

虽已遭严重风蚀，专家凭借发掘物的线索，复原了当时佛教自印度一路东传后在这里兴盛的“拼图”——佛教传到这个绿洲城邦后，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信众，人们在整个家园的中心地带，营建佛塔、寺院、僧房，描绘壁画，民居住宅、广场、林带紧密围绕在佛塔周围，通往寺庙的道路上善男信女络绎不绝。

东汉明帝时，“精绝”再次在史书露面，其时已“为都善所并”。都善为丝绸之路南道另一绿洲城邦，公元5世纪灭亡。

据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唐初，“精绝国”已成废墟。玄奘在西行取经途中路过这里，描述所见时写道：“泽地热湿，难以履步，芦草荒茂，无复途径。”

专家根据尼雅遗址出土的汉文、佉卢文木简资料及相关文献材料，推断尼雅遗址，可能在4世纪末至5世纪初，被废弃并成为沙埋遗址，消失在历史尘埃中。

佉卢文又称摩崖文，据专家考证，使用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起源于古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地区。后来，这种文字主要通行于都善、于阗和龟兹等塔里木盆地绿洲城邦，用于书写公文、书信、契约、宗教典籍等。表明古代印度文化因素曾在这些地区占有一定地位。

正是从部分出土的佉卢文文书记载中，专家和学者发现，昔日精绝，经常遭到苏毗人侵袭。“精绝”最终消失是否与此有关？对此，学界研究尚无定论。

于志勇在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活动中担任中方领队，长期致力于尼雅遗址研究。据他介绍，依据目前调查、发掘所掌握的情况，可以清楚地发现，尼雅遗址地处内陆干旱荒漠地区一相对独立地理单元的绿洲上，昔日，这里的人民繁衍生息就仰赖于母亲河——尼雅河的赐予。从当时每一区建筑址周围几乎均设有防御风沙的篱笆墙，以及一些建筑址之间的道路两侧也设置篱笆围栏来看，昔日这里的绿洲生态环境也很脆弱，防风沙设置已广泛应用。在历史上尼雅河水流量非常大时，是一个草木繁盛的绿洲，而随着河水不断退缩，整个绿洲渐渐萎缩，最终被迫放弃。

和(817年)所修，1200年来共经过13次维修。

马鞍山是李白的终老之乡，绝笔之地。他钟情于这里美丽的山川，在此地写下60篇不朽的诗文。马鞍山也是历代诗人墨客的流连之地，孟浩然、白居易、刘禹锡、杜牧、曾巩、王安石、李之仪等600多位著名诗人都曾栖居于此，留下上千首名作。据介绍，周兴嗣的《千字文》、刘禹锡的《陋室铭》、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李之仪给倾心的歌伎杨姝当面写下的《卜算子》均产生于这片土地。

马鞍山还是楚汉相争的最后战场，江北岸的乌江亭就是项羽战败后自刎的地方。连“马鞍山”地名相传也是项羽坐骑乌骓马在江中翻滚自刎用过的马鞍落地化山而来。

这样丰厚的文化和历史底蕴，对今天的马鞍山来说是个巨大的宝库。从1989年起，每年重阳节前后马鞍山都要举办一次“中国国际吟诵诗节”，2005年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李白诗歌节”。

每年的诗歌节，名家荟萃，一大批来自海内外的作家、诗人、学者聚会交流，形成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浓厚的文化氛围也激发了普通市民的创作热情，涌现一批又一批“草根诗人”。目前全市有6个诗歌团体，其中“太白诗社”有500多名成员，国家出版诗集10部，个人诗集20多部。马鞍山的诗歌节也促进了诗歌研究的发展。

马鞍山这座工业城市因诗歌而焕发出自然与人文交融的异彩。

李白终老处，项羽叹江东

一块记载李白生平的碑文，大厅迎面屏风绘有李白游踪图。楼内藏有李白手书拓本和各种版本诗集，以及历代名士文人留下的与李白相关的诗文。

从太白楼沿石子路继续前行，走到尽头便是采石矶。它鼎鼎大名，与南京燕子矶、岳阳城陵矶合称“长江三矶”，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南宋时期，南宋与金兵曾发生著名的“采石之战”，我们踏着层层石阶一直下到采石矶的底部——石头上刻着“大脚印”的地方，传说那是明朝开国大将常遇春攻打太平(当涂)时，持盾挺枪从江上纵身跃上石崖而踏出的脚印。我们看着背面和侧面的悬崖峭壁，俯视眼下湍急的江水，不禁想起李白脍炙人口的诗句“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海潮南去看过峡，牛渚由来险马当”。

采石矶相传是李白酒醉赴水中捉月而溺亡之地。采石矶上面有块石头，刻着“捉月台”。这种传说大概是后人杜撰，为诗人的死因增添些许神秘。三元祠也是采石矶的一景。它是建在采石矶

走读

徐学江、隋丽君

安徽马鞍山以“钢城”著称，是中国十大钢铁基地之一，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火车轮毂生产基地。但也许很多人不知道，它还是一座“诗城”。李白晚年长期在今天的马鞍山一带生活，并终老于此，留下许多名篇和传说。近30年来，马鞍山年年举办国际吟诵诗节，民间充满浓厚的诗歌氛围，被中国诗歌学会誉为“中国诗歌之城”。这一“刚”一“柔”的两种品性，赋予这座江南城市无限的魅力。

马鞍山市的采石矶公园，是以李白为主题的巨大的公园。公园建在市区西南约5公里长江之滨的翠螺山(牛渚山)上。此山海拔131米，像一只巨型碧螺浮在水面。公园内茂林修竹掩映着条条石子路，通向与李白相关的各个景点。太白楼(也称滴仙阁、唐李公青莲祠)是园内标志性的景观之一。它背靠翠螺，浓荫簇拥，是一座壮观的古建筑。与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合称为江南“三楼一阁”，虽不如另三者雄伟，却也别具一格。这座高18米、长34米、宽17米的三层建筑，是为纪念李白而建，初建于唐元和年间(806-820年)，原名滴仙阁，距今已有1200年。清雍正八年(1730年)重建，改名“太白楼”。进门檐下石壁嵌有